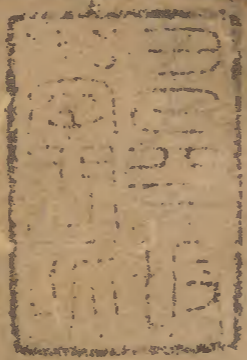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新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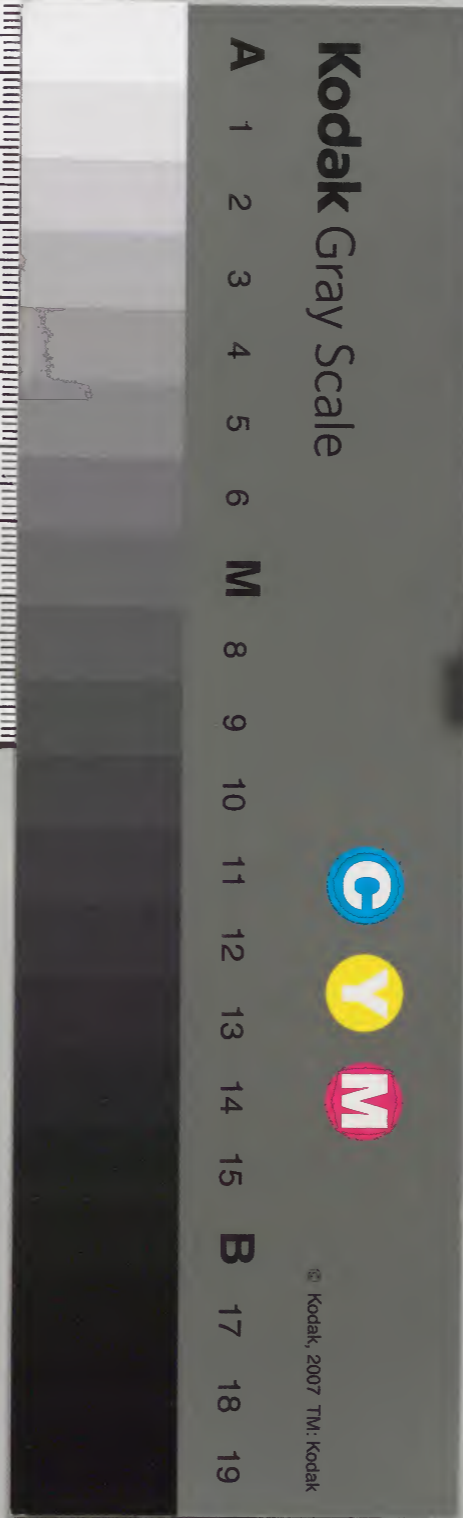
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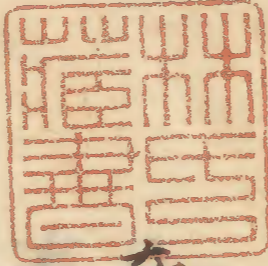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	七	七	四
一	三	函	號
七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函	冊
一	七	四	號
二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4
冊數	7 (全)
函號	311 216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淺草文庫



宋元澤王雱傳

至樂篇

夫能去其學守其性忘已而與物齊諧者則死生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蠶於胃中怡然逍遙於天地之間矣莊子因而作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惓惓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

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已無爲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已無爲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豈爲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爲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悟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爲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

為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為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至樂生於無為無為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為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

兩

而無為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為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為樂之至也人能無為則亦為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為乎故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此莊子譏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爲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

### 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柳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爲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頰曰。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爲。而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髏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

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

之惡聞矣。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率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於死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順其材而

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予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攙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蠹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螻蟴。其葉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窰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鵠掇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軛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為不生。以死為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故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為樂乎。此莊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於性命之情。盡之矣。莊子因而作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心命者天之所付也。自

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而蹈晦。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然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翕贍。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也。我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

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自內而故以養生爲內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爲外篇。此周爲書之意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身而處無爲，則逍遙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

勞者形所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真，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爲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濫之度。而蔽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跂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得也。不跂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真。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真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棄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

其習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  
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  
鏑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  
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  
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  
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  
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  
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槲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  
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  
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  
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  
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尾注者巧以鉤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  
者內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况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而人能用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顏淵之美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顏開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

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全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物迕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蔽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成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

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瀘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蠃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幸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

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渚子之養雞，梓慶之爲鑿，皆能全其天真而順其自然也。夫天真全則所以德全而合於天，故雞遂至於無敢應而鑿成而凝於神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

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

馬  
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

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列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節知以驚馬，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夫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鼃以車馬。樂鷓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感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斲乎用矣。莊子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

而烹之。斲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棄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

### 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爲用，則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缺而亦以無用爲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爲其全材，是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  
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  
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昏疏於江湖之  
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  
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  
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  
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  
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  
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  
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  
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  
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  
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

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國而其國所以爲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爲之災而論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爲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遊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爲之害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已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蒂無爲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不加不損而與物無

迂也。無爲無用而莫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爲鐘爲壇之間也。故曰而况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猥猥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君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材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矜睨也。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擘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挫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

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頽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為吾戮，吾所以不庭也。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生。此莊周所以有執彈鵲、蟬、螳螂之言也。夫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螂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遽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滅大齊 齊人美其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宋元 澤王 雱 傳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為材無用為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莊子因而作田子方篇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

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夫真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爲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干。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

安可強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無擇何足以稱之也。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爲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爲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爲我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

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敦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溫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夫仲尼見而不能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

夫田無擇之師與夫溫伯雪子，其道所以為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之道而繼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得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溫伯雪子，溫伯雪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師而論道以至於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

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顏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絕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乎後也。不可以及則獨爲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爲萬世師而顏回所以爲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

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歟。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真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為我矣受其成形而不可以移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

兩

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於獨者入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妙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

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見陰陽交通之地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為樂，莫大焉。此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矣。故曰：

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為無為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土，死生為往來。

皆不能爲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蠱於心歟。故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皆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灼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缺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

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夫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丘，及其所得，則乃一儒一



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之國士，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無二心。是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為於外者有餘。所謂才全而德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

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至人者，潛行而不窒，所入而皆得，放心於天地之外，而不入於形器之內，忘於危險，而豈有憚懼歟？此伯昏無人所以言其闕青天，潛黃泉，揮斤八極，而神氣而不能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  
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  
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  
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刮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  
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  
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  
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  
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  
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

至人者以形骸爲富寄生死爲往來而况爵祿軒冕  
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  
也夫爵祿軒冕物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  
止來去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得  
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無憂色而已  
矣此叔敖之能忘於外物孔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  
稱之也

### 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  
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爲得失莊子因而作

知北遊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闔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其是也。狂屈似之。

敬當  
作散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  
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  
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  
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  
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此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而  
自晦則入於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隱斧之丘適遭無爲謂焉故無爲者未免於有爲也  
未免於有爲則豈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問  
也智以無爲之不答復之陽明而所以決其所問焉

慮當  
作處

故曰及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  
之南者言陽烟也狐闕之上者言中心疑而不果也  
狂者言其有所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爲於無爲  
也未爲於無爲則亦不足以知於道此所以答智以  
予知之將告若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聖  
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宮而問黃帝焉黃帝者聖人  
也足以知其至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慮何  
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虛  
無體所以言真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虛者道之所  
集也故曰則知道真空者道之所存也故曰則安道

至妙者道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聖人不能以知之。故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為狂屈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

### 觀於天矣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而生而未嘗論人以覆載之功，四時隨道而行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期，萬物由道而出而未嘗語人以生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道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者任其自然而無所為也。大聖不作者付之自成而無所作也。此至人聖人合天地之不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  
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  
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  
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勞汝形也一汝視者使之不見可  
欲也無勞汝形則形全也不見可欲則精復也形全  
精復則與天爲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若使之  
無思無爲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爲  
則反朴也不益不損則全純也反朴全純則其神不  
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者游於自得之場

也道將爲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域也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真理  
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此所以聽言未卒而睡寐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  
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  
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摅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恟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

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坐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

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慎。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夫老聃神人也。其妙所以無方而其深所以不測。與孔子之言道則自精而至於粗。自無而至於有。故者言昭昭生於冥冥而終言形之不形。夫昭昭生於冥冥者。所謂天地生於混成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故曰

聞

問不若審。不辯不聞。則無爲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屎。穉裨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瓦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渚。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



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中多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嘿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微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烏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答之以無所不在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夫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可以言不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答泰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內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內矣之言也然泰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爲無爲

者未免於有爲是以答泰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也此二子所以能知於道矣故泰清所以遽悟而興於歎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聽之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搏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爲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何見則亦非爲道也故曰見而非

視

也可言則又非爲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不形乎。不可言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夫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道無問問無應。既無問而強問之。是所問有終始極矣。故曰無

問問之。是問窮也。既無應而強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道遙於廣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此無始所以復論泰清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

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犬馬之捶  
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犬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  
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  
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  
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以明智而  
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微也。故曰孰視其狀貌。然而  
知粗而必至於精。知微而必至於妙。故光曜終日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所謂至於精妙  
也。至於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矣。

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  
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莊子  
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  
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  
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  
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  
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  
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

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求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丹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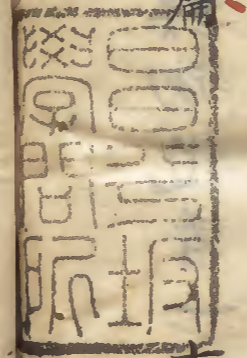
外化而內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內化而

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蓋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與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瞻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狝韋氏之困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遊處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者無為也故曰至為去為二者非入於至道則安能去言去為矣是

以言之於終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大鄉良則覆校

